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黎剎廣場的情懷

蔡景典

季春的暖陽，溫柔灑在上郭這個千年古村落。中國紅的厚重底蘊襯著「扶西黎剎廣場」六個鎏金大字，肅穆清雅，鄉情悠然。

走進廣場，心情舒暢。小葉榕撐著帥氣的虬鬚，輕快哼著南曲清音。蒲葵舒展巨扇，把南洋海風和泉州灣潮聲揉成綿長的韻律。暗香浮動的檸檬枝，身姿潔白挺拔，如衛士般守護著根土。鳳凰木還沒到火紅花季，此時羽狀復葉翠綠，只見含羞的花苞。清脆的雀鳥歡聲在枝葉叢中跳躍，自得愜意。綠蔭下三兩美少女的秀髮輕揚，閒情逸致。幾位矯健小伙在前庭練武，颯然俠氣。沒有刻意雕琢，景致相融相應，構成一幅靜好的春日畫卷。

18.61米的紀念碑聳立廣場中央，青銅雕像凝鑄傲骨，堅毅如鐵。黎剎左手持書，右手握拳，沉靜凜然。堅定的目光穿透悠悠歲月，自帶一身英豪氣質，深藏滿腔山河執念。兩側雕像是黎剎的成長

軌跡，記錄著父母賦予的思想與力量。左側，母親靜席安坐，垂眸凝視著襁褓嬰孩。甘甜的乳汁哺育，綿長的母愛靜靜流淌，浸潤著稚嫩的童心。右側，父子憑案共讀。書卷攤開，知識的火種悄然傳遞，風骨意志抵達少年靈魂深處。背面，蕉葉傲然舒展，葉脈蘊著故土的溫潤，不懼熱帶風雨。

透過青銅蕉葉，視線不由自主被牽向南洋彼岸。一個多月前，我滿懷敬意打卡馬尼拉黎剎廣場。

海風沿羅哈斯大道輕拂而來，鈞拉樹透著獨有的堅韌與自由。這裡本是古城牆外的荒澤，也曾是西班牙殖民軍的閱兵場和公開刑場。

熱血在滄桑歲月裡沸騰，花崗岩鑄就的豐碑將歷史翻篇。這裡現在已是椰影婆娑，綠草如茵。巍峨的菲律賓國父黎剎紀念碑鐫刻著民族的記憶，顯耀著歷史的榮光。基座底下埋葬著不朽的遺骸，扎根

守護著這片土地。碑身「RIZAL」字樣熠熠生輝，這個名字足可譜成一曲震撼的家國樂章。基座上，黎剎巍然挺立，父慈母愛守護，凝鍊成呂宋島最挺拔的地標。紀念碑前，菲律賓海軍陸戰隊禮儀兵每日莊嚴駐守，這是對英雄最虔誠的致敬。

紀念碑西北方向約百米處，定格著1896年12月30日清晨黎剎就義的場景。看到法官冷酷的宣判、神父僵硬禱告和殖民士兵神情麻木地把持著冰冷槍支的瞬間，也看到了民眾的憤怒和友人揮淚告別的瞬间，更看到黎剎和約瑟芬·布蕾肯利爾浪漫婚禮的震撼。

黎剎從容堅毅、視死如歸，難怪現場醫生核診他的脈搏時依然平靜如常……這組真人寫實的雕像靜靜佇立，成為歷史長河永恆的悲壯印記。

扶西·黎剎博士，1861年6月19日出生在菲律賓內湖省卡蘭巴鎮。他是一位天賦卓絕的全才，精通22門外語，在哲學、

美術、醫學等領域成就斐然。這位亞洲最早主張和平革命的民族主義者，建立了非暴力改革社團「菲律賓聯盟」，鼓勵菲律賓人民抗爭，贏得民族獨立。其著作《社會毒瘤》《貪婪的統治》《不許犯我》和《起義者》等，無情揭露西班牙殖民者的殘酷統治，號召發動革命推翻暴政。愛國絕命詩篇《永別了，我的祖國》更是召喚著人民。

黎剎高祖父柯儀南籍晉江上郭，菲律賓《黎剎家譜》和上郭《東昇公長房譜》的記載一脈相承。清康熙三年（1665年），上郭南塘柯氏十九世儀南，隨父親漂洋過海到呂宋島拚搏謀生，自此落地生根，綿延永續。

兩處廣場，同一個名字，繫著同一份滾燙而深沉的情懷。

上郭的廣場，是故土對遊子後裔的深情牽絆。而馬尼拉的廣場，是民族對英雄的永恆緬懷。

黎剎的魂，一頭扎進閩南故土的文脈裡，一頭立在菲律賓的山河間。站在廣場之上，仰望豐碑，心間湧動的是跨越時空的敬意和不可阻隔的血脈情深。

暮名先赴異國他鄉的黎剎廣場，今日再踏足身邊的黎剎廣場，思緒萬千。拿起手機拍幾張美圖，醞釀著詩意與感慨。明媚陽光下，一位母親推著嬰兒車閒情而過，車裡靈動的稚童天真爛漫……

那一口鮮脆的筍香

曾鵬

屋後泥土開裂，嫩黃尖芽怯生生探出頭來。春筍，醒了！洪湖岸邊，萬物復甦，這滿含綠意的春鮮，至今仍鮮活地藏在我的記憶深處。

在監利，人們對春天的期盼，大抵是從春筍破土開始的。大地尚留冬的余寒，春筍便迫不及待冒尖，帶著泥土的質樸與蓬勃的生命力。它們憋了一冬氣力，只得春風一吹，便向天地宣告春的到來。李商隱有詩云：「嫩籜香苞初出林，於陵論價重如金。」風過竹影，又應了東坡那句「好竹連山覺筍香」，寥寥數字，點透春日獨有的鮮香。

我見過春筍瘋長的模樣。老家屋後，一夜春雨，泥土裡拱出無數尖尖筍芽，筆直向天，如蓄勢待發的箭。父親曾說：「夜裡靜坐竹林，能聽見筍子生長。」後來那年探親回家，夜深人靜時蹲在竹林邊，我真聽見了細微卻執拗的「卡卡」聲——那是生命奮力向上的聲音。

新鮮春筍脆嫩爽口，是大自然饋贈的春日至鮮。與它最是絕配的，莫過於鹹肉。鹹肉在日光沉澱的醇厚，春筍是時令饋贈的清鮮，二者相遇，便是春日裡最動人的滋味。

小時候物資匱乏，只有年關母親才會醃臘肉。開春後，她從屋後挖來帶泥春筍，在柴火灶上慢燉。裊裊炊煙裡，鍋蓋被蒸汽頂得「撲撲」作響。母親總說：「還得再煨煨，筍子要吸飽了油才香。」

放學歸來一身疲憊，可聞到那股香氣，精神便立刻一振。熱氣蒸騰中，白霧裹著臘肉的醇厚與春筍的清香。春筍纖維細嫩，輕輕一咬，脆嫩清甜，帶著淡淡泥土氣息，彷彿整個春天都在舌尖綻放。

這道菜從不需要複雜技法，只需小火慢煨。不似猛火烹炒的急躁，只以溫柔火候讓食材慢慢交融，恰似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，如春雨潤物，悄然熨帖人心。偶爾添上百葉結、萵筍，滋味便更添一層醇厚。

一碗春筍燉臘肉上桌，紅亮臘肉、嫩黃筍片、翠綠萵筍，繪成一幅生動春日圖景。春筍吸足油脂，鮮香飽滿；臘肉因春筍解膩，愈發動人。一口下去，脆爽與醇香交織，唇齒留香。

再喝一口濃湯，鮮味渾然一體。古人云「嘗鮮無不道春筍」，這道菜便是對春天最好的註解。

東荊河畔農家小院飄出的這縷香氣，是水鄉人家最溫暖的慰藉，是最樸實的人間煙火。它與監利糰子、尺八豆腐一起，構成了監利人舌尖上揮之不去的鄉愁。

而我總覺得，這味道深處，藏著監利人的精神密碼。春筍在泥土中蟄伏一冬，默默蓄力，春風一至便破土向上。即便頭頂壓著石塊，也能從縫隙中鑽出；即便被折損，旁側也會很快冒出新芽。這份不屈的生命力、向上的韌勁，正是監利人的寫照。

監利依江傍湖，這裡的兒女既有水鄉的溫婉，亦有江湖的豪邁。從古至今，人們與水患相抗，與歲月相守，一代又一代，如春筍般歷經風雨，始終向陽而生。伍子胥的堅韌、陳友諒的豪情，早已融進這片土地的血脈。

後來我參軍到江陰。那年春天野外駐訓，老鄉送來春筍和臘肉。炊事班架起行軍鍋，小火慢燉了整個下午。訓練歸來的戰友們滿身疲憊，可一掀鍋蓋，香氣瞬間讓所有人眼睛發亮。大家端著搪瓷碗蹲在田埂上，吃得酣暢淋漓。有位湖南兵感歎：「這味道，像我娘做的。」無人多言，只低頭把湯喝得乾乾淨淨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真切覺得，春筍燉臘肉早已不只是一道菜。它是家的味道，是無論走多遠、身著何種衣裝，都會魂牽夢繞的念想。

離開家鄉與部隊多年，那鍋滋味始終難忘。春日裡，我在武漢菜市場買回春筍與臘肉，照著記憶燉煮，入口卻總覺少了幾分神韻。後來才明白，缺的不是食材，而是監利的水土、春日的風、水鄉的煙火，還有那段與母親、與戰友相伴的時光。這獨特滋味，本就深深扎根在故土之上。

人生如春筍，需經風雨、蓄力量，方能拔節生長；歲月如臘肉，要經時光沉澱，方有醇厚滋味。監利人深諳此道，不疾不徐，如小火慢燉般經營日子，守著竹林水田，在平淡裡品生活本真。

這個春天，不知監利的春筍遇上臘肉，又會燉出怎樣動人的滋味。我總願意相信，在某座農家小院裡，定有一位母親，在屋後挖筍，在灶前切肉，以最樸素的方式，守著這片土地的春天。

一場不趕時間的追逐

張升航

最近這陣子，拍鳥的念頭越來越大。

或許是這些年看慣了花開花落的靜物，心裡便生出些對飛羽精靈的嚮往。那些振翅的瞬間、枝頭的啁啾，還有身披五彩的羽翼，似乎總有一種強大的魔力，吸引著我去觸碰、去記錄。

三月底的植物園，春意正濃。從北門進入，沿著主幹道往裡走，一陣陣此起彼落的鳥鳴聲傳來，清脆而密集，讓我不由熱血沸騰，腳步也輕快了幾分。來到山水園，眼前的一幕讓我驚呆：五六位鬚髮斑白的老師傅，面前支著三腳架，上面架著一隻隻極為壯觀的「大炮」超長焦鏡頭。他們將鏡頭對準前方一片小樹林，弓著腰，眼睛牢牢盯住屏幕，就這樣靜靜守候著。

看了一會兒，心中不由對他們生出幾分敬意，不是因為設備有多先進，而是這些歷經幾十年風雨的人，在退休之後，依然能保有如此專注的精神，令人動容。

我沒有過多停留和打擾，獨自一人沿著山水園漫步。林間不時有鳥鳴傳來，我下意識抬頭，卻只見枝葉晃動，連個影子都沒捉住。有時，好不容易在

枝頭發現它們，剛調好焦，卻「嗖」地一下飛走了，只留給我一片虛焦的背景和空蕩蕩的取景框。

那一刻，我活像個笨拙的獵人，四處張望，卻總慢了一拍。

繞了一圈，又看到幾位老師傅。他們較前幾個，倒顯得有些淡然，似乎早已習慣這樣的節奏。有人靠著樹幹打起了盹，有人慢悠悠地喝著茶，偶爾交流幾句「今天鳥況不好」之類的行話。而我卻開始焦慮起來：鏡頭太重，肩膀酸了；太陽太曬，脖子紅了；更糟糕的是，我分明聽見不遠處有鳥在叫，卻怎麼也找不到它的藏身之處。那叫聲聽在耳裡，竟有些像在嘲笑我的笨拙。

「早知道還是去拍『桃紅柳綠』好了。」

我小聲嘟囔著，心裡泛一絲後悔。至少花不會跑，不會躲，會安安靜靜地讓我拍個夠。

陽光開始愈發灼人，我繼續漫無目的地往植物園深處走。

經過一片竹林時，風穿林而過，沙沙作響，反倒讓我的心靜了下來。我索性找了塊石頭坐下，不再舉著相機四處張望，只是靜靜地聽。這一靜下來，世界反倒熱鬧了：竹林上方，鳥兒嘰嘰喳喳，像是在開會；遠處不時傳來珠頸斑鳩「咕咕」的叫聲，低沉而悠遠。我靜靜看著光影在林間遊走，聽著這些平日裡被忽略的聲音，心裡那份焦躁竟慢慢消散了。

罷了，拍不到就拍不到吧。能在這園子裡坐一坐，聽一聽，也是好的。

大抵是心態變了，眼睛也跟著靈光了。就在我起身準備離開時，餘光瞥

見旁邊一棵大樹的枝丫上，有影子在跳動。我屏住呼吸，慢慢舉起相機，透過取景器望過去。「天吶，是紅嘴藍鸛！」我不由興奮起來。它在枝頭跳來跳去，時而歪頭看看我，時而抖抖羽毛，完全不在意的存在。我小心翼翼地按下快門，「咔嚓」一聲，它竟沒有飛走，反而跳到更近的草地上，時不時蹦蹦跳跳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跳快得幾乎要從嗓子眼裡蹦出來。取景器裡，我終於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的模樣：黃色的眼睛圓溜溜的，嘴巴是紅色的，像剛塗了口紅。身披藍色燕尾服，自帶國畫般的優雅，不愧為「林中仙鳥」。

我又連拍了好幾張，直到它飛走消失在竹林深處。

回程的路上，似乎運氣也好了起來。烏鶯、棕頭麻雀、中華斑嘴鴨、灰樹鵲……翻看著相機裡這些小小的身影，雖然構圖算不上完美，對焦也算不上精準，我卻忍不住笑了。那種從無到有的驚喜，那種等待之後的遇見，比任何一張完美的照片都更讓人歡喜。我想，這世間的許多事，大抵也是如此：急不得，怨不得，且讓它慢慢來，自會有它的去處。

拍鳥是這樣，人生也是這樣罷。

我們總在追逐些什麼，越追不到便越急，越急便越追不到。倒不如放平了心態，暫且放下那長槍短炮，只靜下心來聽一聽、看一看。也許不經意間，驚喜就會落在你的肩頭。

這取景框裡的一場修行，教會我的不是如何拍好一隻鳥，而是在這浮躁的當下，在一次次等待中，如何去安頓自己。

